

極力周旋期於益國於後申飭極其丁寧故臣每與相見縷縷
陳卞則只以文差官使之兩平賣買不擾公私為答而已各事請
減青布之價而臣不敢任意裁損中定仰牧使丁好姑折價
五斗本中差官亦已許之云此數似為適中故以依此實給
題送文報仍見督府留言之外無慍色至是致謝此外亦未知
其有背過之意及王系才曰海西文報呈納行跪之後遽發嗔
怒重加詆辱久而不置每言使介輒為言及臣常慮其請罪為
廷宣料構捏亦夫為致有如許不測之事耶臣區區初意只欲
少紓兩西弋力而觸怒督府至是以此極其無禮臣奉使無狀之
致辱命之罪萬死無惜席藁伏地只待嚴命伏願聖慈俯諒
臣危迫之情坐正臣罪使督府少解其怒公私不勝幸甚臣不
勝兢惶戰慄之至謹昧死以聞傳早該曹田臣○夜一更二更
良方東無方南方有氣如火光五更無方有氣如火光○以上燼

飭日記